

古今詩坛

丁 国 成

古今诗坛

GU JIN SHI TAN

丁国成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875印张 5 插页 221,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制
印数：1—42,720册
统一书号：10091·969 定价：1.10元

写序大都请名家，这倒不一定希图“书以人传”，而是因为名家们说的话更有益于书的作者和读者。可是，本书的作者却执意要我写序。实在推卸不掉，作为一个同窗好友和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只好写上几句感想，不称其为序。

读着这部书稿，我不禁想起许多与此书有关的说来话长的往事：五十年代末，我和作者同在北方一个偏远的小小的县城里读中学。大概因为我们都喜爱文学的缘故吧，一来二去，彼此的友谊就厚起来了。有一年暑假，他还请我到他家里去过一次。那是一个距县城几十里路的偏僻乡村。他家世代都给地主扛大活，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他才有机会上学读书。由于全家人目不识丁，上学时竟然连个学名也起不出来，不知求了哪位乡间老学究，给起了个大号“丁成相”。后来，学校老师觉得这实在太可笑了，才给他改成现在的名字。

六十年代初，我们又一起考入了同一座大学的中文系，五年之间，还经常住在一个寝室。一个乡下人，又是头一次到了大城市，大学校，当然一切都觉得新鲜。但是，尤为使他惊奇的，倒不是高楼大厦的雄伟，也不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而是校图书馆那一百几十万册的书籍。一个学校居然有这么多书，真可以说是乡下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好，他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就象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阅读

着，拼命地摘录着。他的读书兴趣是那样的广泛，古今中外，无所不好。但是，读得最多的还是诗词。他尤其喜欢读一些诗话、词话和笔记一类的书。回顾当时的情景，简直可以说他是读书入了迷。每天上完课，他就钻到图书馆，一坐就是半天。晚间读到阅览室关门，回到宿舍，借着走廊里的灯光接着读，往往读至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甚至寒暑假也很少回家。就这样，年复一年，读过的书籍，作出来的笔记，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这样废寝忘食地读书，在那时是容易惹祸的呀！果然，有人要把他作为一个“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来批判了。事情已经闹到校党委一位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那里。这位领导同志亲自找他谈了一次话，大概被他那种强烈而真诚的求知愿望和坚定而纯正的学习目的感动了，觉得说这样的同志是“白专典型”未免太过分了。这样，他才幸免于难。

毕业以后，我们分道扬镳了。相互间的联系虽然没有断，彼此见面的机会却是不多了。十年内乱，岁月蹉跎，大家都经过了那场噩梦，他也未能幸免。他曾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但我也知道，他甚至在那种时候也没有改变读书的习惯。而现在，这书，就是他长年苦读所结出的一颗果子，我想。

然而，这书又绝不是那种“掉书袋”一类的东西。作者不是埋头故纸堆中的人。他热爱读书，是因为他更热爱现实，希望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绵薄之力。而他因为工作的关系，又对当前诗歌创作的实际问题多所接触，因此这些引古论今的东西，都是有感而发，因事而作，言之有物的，

这是我所能够了解的。

对书的内容做出评论，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相信读这本书的同志会提出宝贵意见。这是作者第一本文艺随笔的集子，我知道他乐于听到读者的批评，因为这会帮助他把第二本、第三本乃至更多的书，写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长春

目 录 · M U L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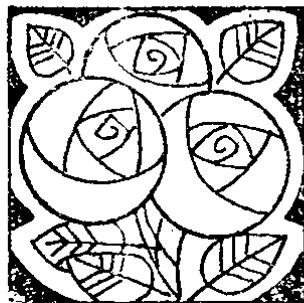
前 言	高守德
屈子行吟	1
诗人的骨气	8
胆 与 识	12
书 痴	19
“一字徒” 赞	26
“一字师” 疑	31
苦吟诗人	38
诗 魔	43
“而今跳出圈圈外”	49
焚 稿	53
常人口中觅诗语	59

神童的辩证	66
诗人相重	73
论敌——密友	79
戏 谑	83
谈龙趣话	90
举贤荐能	95
崇名与冒名	100
争名·让名·成名	106
恃才傲物宜相戒	110
诗无新意休轻作	115
吟 榻	119
挪移不得	
——写山的启示	123
快 与 慢	130
多 与 少	135

长与短	139
“翁仲如何作仲翁?”	144
“冲口出常言”	149
诗的借代	155
姓名入诗	167
诗 谜	174
涩体诗派	178
“搬运法”与“抽签法”	185
诗与标点	189
书名的艺术	198
“清吟可愈疾”	206
诗句的借用	212
诗人的绰号	221
名句·名联·名篇·名家	233
劝君莫作“蜜翁翁”	238

设宴求教	243
可笑的究竟是谁?	249
“鳖厮踢”式的评论	253
歌德让路	262
诗 祸	265
骑驴觅句与跨马吟诗	267
“搜天斡地觅诗情”	272
苏轼咏桥的启示	276
诗 瓢	281
“如此诗章，趁韵而已”	286
“相信自己的眼睛”	291
评论家也要熟悉生活	297
漫谈诗的想象	303
后 记	331

屈子行吟



明代画家陈洪绶作了一幅《屈子行吟图》。“屈子”，即战国时代楚国出现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著名作家屈原的尊称。这幅画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伟大的爱国诗人“被发行吟泽畔”的真实情景：

“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在“路曼曼其修远兮”的途中，腰挟长剑，上下求索，踽踽独行，悲吟诗句。画面简洁，含蕴丰富。它使我们看到了屈原济时有策却又报国无门、忠君爱国反遭毁谤放逐的坎坷经历，以及他那忧国忧民、形诸吟咏的创作生涯。

屈原的作品，大都写于他被放逐的日子里和跋涉的行程中。屈原曾经任过楚国“左徒”和“三闾大夫”的官职。“左徒”是“令尹”的副手（相当于副宰相）；“三闾大夫”则负责掌管楚国贵族屈、景、昭三姓之事。他极力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并且亲自制定宪令，推行法制，为实现联齐抗秦、统一天下的大业奔走呼号，一心想使楚国民富国强。可是，由于他的“正道直行”触犯了旧贵族和亲秦派们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诬陷，加上楚王的昏愦无能和秦国

的施展阴谋，竭忠尽智的屈原便被楚王疏远，以至贬抑，先后两次遭到放逐。初放是在汉北，楚怀王在位之日，只有四、五年即遇赦复出；再放是在江南，顷襄王继位之后，历时达十年之久，而且一去不返，永离朝廷。屈原虽遭放逐，但他“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仍然期望“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他“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将自己的满腔愤懑和忧愁幽思倾于诗中，写出了震古烁今、光昭日月的抒情长诗《离骚》。这是屈原最负盛名的鸿篇巨制，在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上永远放射着光辉。

屈原浪迹江湖，彷徨山泽，眼看着祖国濒临灭亡、人民陷于绝境，不禁忧心愁悴，仰天叹息。有一次，屈原走得腰酸腿疼，举步艰难，忽然见到楚国先王宗庙和公卿祠堂，墙上绘有天地、山川、神灵、怪异及古代圣贤事迹等的壁画。他浏览一番，益发疲倦，就坐在墙下休息。他又抬头望着壁画，若有所思，诗兴勃发，于是挥笔题诗，书于墙上，借以宣泄胸中的悲愤，讽谏楚国的君王，遂成古今罕见的诗坛奇文《天问》。诗人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对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记载、人生道德等等发出诘难，反映出屈原渴望了解宇宙奥秘、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和抨击楚国黑暗现实的斗争精神。

然而，诗人无论怎样“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同上），还是不能使楚王省悟，无法挽救楚国的危亡。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国大将白起统兵攻占了楚国的京城——郢都。噩耗传来，处于流放之中的屈原倍感哀痛，悲

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

愤欲绝，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将自己忧国忧民的满腔激愤之情诉之于诗。屈原且行且吟，来到了汨罗江畔。一个隐居江湖的“高蹈之士”——渔父见了，非常客气地问道：“您莫非就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走到这里来了？”屈原愤愤不平地回答说：“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遭到放逐。”渔父满怀同情地劝慰他：“凡是识时务的人，都不拘泥于常规而固执己见，能够顺时从俗。既然举世混浊，您为什么不随波逐流，与世浮沉乃至推波助澜？既然众人皆醉，您为什么也不跟着吃喝一番，权当醉人？何必那样坚持高洁的德操，反使自己遭到放逐呢？”屈原摇了摇头，严肃地说：“我听到过这样的话：‘刚刚洗过头的人，必定要弹一弹帽子；刚刚洗过澡的人，必定要抖一抖衣服。’一个正直高尚的人，谁又能让自己的品格蒙受世俗的污辱呢！我宁愿投入滚滚东流的大江，葬身鱼腹之中，也绝不能让自己的一身清白受到混浊世道的玷污！”屈原说罢，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写下了他的绝命词《怀沙》（一说《惜往日》），誓以必死。阴历五月五日，他愤世投江，自沉汨罗，终于以身殉国。

伟大诗人屈原，在当时就深受广大群众的真诚热爱。他投江自杀的消息一传出，楚国人民就从四面八方划船赶来，进行抢救。人们为他的不幸遭遇悲痛万分，为了纪念屈原，从此就把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每到这一天，人们都要在江上赛龙船，往水里投粽子，可以相传，沿袭成风。两千多年来，“端午节”一直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至于有关屈原的种种传说故事、名胜古迹，歌颂屈原的诗词歌赋、戏剧绘

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甲乙

画，更是名目繁多，广为流布。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不仅受到中国各族人民，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纪念。象屈原这样深入民心的伟大诗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为祖国诗歌的天空出现这样一位光辉四射的巨星一般伟大诗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屈原为什么受到人民的如此推崇和永久纪念？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他那始终不渝的爱国爱民的行动和忧国忧民的歌吟。屈原用他心忧社稷的整个生命和胸怀民瘼的全部激情，谱写出了“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的不朽诗篇。别林斯基有一段名言：“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只有渺小的诗人们才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以喜以忧；然而，也只有他们自己才去谛听自己小鸟般的歌唱，那是社会和人类丝毫不理会的。”（《杰尔查文的作品》）屈原在楚国做过高官，有过大富大贵，也受过巨害，有过大灾大难。但是，他从不为个人狭隘的荣辱升沉而亦喜亦悲，而是把自己的遭际同时代的发展、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正如宋代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屈原在左徒任内，不顾奸佞的谗害与反对，依然坚持“美政”理想，为人民诛恶除暴，谋求幸福。即使遭到楚王的疏远甚至放逐，他也毫不动摇。他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欲变节而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思美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在放逐期间，屈原置个人的种种不幸于度外，时刻想着国君和人民。他痛恨楚王“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但他不是担心自己罹难，而是考虑国家的危亡。“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他讽谏谴责，只是希望楚王能够改弦易辙，把国家治理好。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但是，他高瞻远瞩的政治主张、忧国忧民的崇高品德和至死不变的斗争精神，使他跃进了当时社会的先进行列，成为时代的天骄，人民的赤子，同时也使他的诗篇放射出永不熄灭的光辉。

屈原的行吟实践，再次印证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人品决定诗品，作品的“美的光辉……那就是从艺术作品所放射的人的性格的光辉”(爱默生语)。屈原的行吟，不是故作多情的无病呻吟，而是久蕴于中的有感而发。“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所谓“人品既高，其一警一咳，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薛雪：《一瓢诗话》)。一个思想平庸、人格卑下的人，无论如何写不出惊众骇俗、出类拔萃的优秀之作。因此，我们的诗歌作者首先要使自己的人品完善起来，思想高尚起来，真正关心国计民生，关心民族命运，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不要陶醉在纯粹个人的狭小天地里。弥尔顿说过：“谁想做一个诗人，他必须自己是一首真正的诗。”这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熏陶和哺育了历代杰出的诗人、作家与仁人志士，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

字。”(袁宏道:《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这样的诗人,国家并不需要他;这样的诗作,人民也不会欢迎。

屈原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推崇和纪念,还因为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造的诗坛巨擘。注重学习和创新,并有自己的独特建树,这是任何一个伟大天才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屈原有着非凡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才能,同时又肯于钻研和创造。他在放逐行吟中,有机会见到民间祭祀的盛典和歌舞的场面,听到楚国南部祀神的乐歌,于是对民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到祭祀时巫者所唱的乐歌有些离奇怪诞,“亵慢淫荒”,便进行整理和改写,“更定其词,去其泰甚”,使之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这就产生了《九歌》(参见朱熹《楚辞集注》、王逸《楚辞章句》)。屈原在搜集整理、加工润色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吸收了民歌的丰富养料,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诗体——“楚辞体”,亦称“骚体”。

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原野上,真可以说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仰之弥高,探之弥深。而《楚辞》又在很多方面比《诗经》有了发展和提高。屈原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的奠基者。他善于运用奔放不羁的想象和极度激昂的夸张,通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日月风云和山川草木的形象描绘,深刻揭露现实社会的复杂矛盾和冲突,表达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使他的作品迸发出璀璨夺目的文学异彩。

《楚辞》采取了《诗经》中的比、兴和象征的艺术手法,但就完整程度来说,却远远超过了《诗经》。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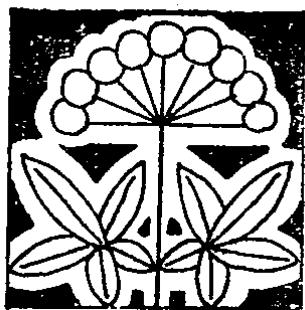
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收到了“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艺术效果。屈原所作的可贵探索和大胆创新，融会到我国诗歌的民族传统之中，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

李白、杜甫是唐代诗坛上的两位大家。他们都一致称赞屈原的伟大创造。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杜甫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他们“同祖风骚”，都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巨大贡献。今天，我们轻视、排斥外国的进步文化，固然不对；但是，鄙薄、否定民间、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也同样不妥。古今中外的一切诗坛巨匠，莫不对人类的优秀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然后融会贯通，自铸伟词。惟其如此，屈原才能吟出瑰玮壮丽的诗篇。

“屈子行吟”，已成千古佳话。他的遗风余韵，必将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1981. 4. 12.

诗人的骨气



诗人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要有真正忠于艺术的耿耿丹心，这才可能创作出有益于人民大众的诗歌作品来。唐代和尚贯休，就是一位很有点艺术家的骨气和良心的诗人。

贯休姓姜，字德隐，工于诗歌，也擅长书法和绘画，为钱镠所器重。唐昭宗时，钱镠因为平定反将董昌有功，被授为镇东军节度使，在梁太祖继位后，又被封为吴越王，任高权重，声势显赫，自称吴越国王。当时，贯休隐居于浙江的灵隐寺，前往投诗祝贺。诗中有两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献钱尚父》）钱镠看了，心中大喜。可是，已经有了僭越之心的钱镠，并不满足于十四个领州，便命令贯休将“十四州”改为“四十州”，还说改后才能相见。

贯休性情暴烈，刚直不阿，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当天就收拾衣钵，拂袖而去。

贯休随即到了四川，又写诗赠给孟知祥。诗中说：“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孟知祥早就倾慕贯休的为人